

内部资料
望勿外传

《伊万的童年》

专 集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伊万的童年》

专 集

（内部资料·望勿外传）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

目 录

伊万(短篇小说)	B·鲍高莫洛夫 (1)
《伊万的童年》(镜头纪录本)	(93)

关于主人公的争论	A·塔尔可夫斯基 (191)
两部影片之间	A·塔尔可夫斯基 (194)
河边一棵黑树	H·卓尔卡娅 (202)
劈成两半的世界	M·图洛夫斯卡娅 (219)
对影片的思考	B·拉朱姆内依 (229)
表现伊万童年的诗篇	K·西蒙诺夫 (235)
追赶艺术的人	H·维列霍娃 (241)

《伊万的童年》	(保加利亚)薇拉·娜依丹诺娃 (246)
《伊万的童年》	(民主德国)貢·涅采邦德 (249)
塔尔可夫斯基	(波兰)亚历山大·雅茨凯维奇 (251)
《伊万的童年》	(越南)武贵 (254)

《伊万的童年》	(英)彼得·倍克 (259)
通过儿童的眼睛看战争	(意)烏果·卡西拉奇 (260)
《伊万的童年》	(法)馬賽尔·馬尔丹 (263)
談談《伊万的童年》	(法)让·杜希 (265)
《伊万的童年》	(美) A·R· (266)

附录

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简介	(270)
米哈依尔·巴巴瓦简介	(271)

伊 万

(短篇小說)

B·德高莫洛夫

那天晚上，我准备在拂晓前检查一遍战斗警戒情况，我命令在整四点钟叫醒我之后，九点钟的时候便躺下入睡了。

还不到时候便把我叫醒：夜光表上的指针指着一点差五分。

“上尉同志……上尉同志……請允許我报告……”有人用力摇晃着我的肩。借着桌上那盏忽明忽暗的当战利品搞来的油灯的光，我认出了他是负责战斗警戒的那个排的上等兵瓦西里耶夫。“在这儿抓住一个人……少尉命令带到您这里……”

“把灯点上！”我命令着，心里暗暗骂道：没有我也能搞清楚！

瓦西里耶夫点上了那只用砸扁的弹筒做成的灯，然后转过身来面向着我，继续报告：

“他在靠近岸边的水中爬行着。问他干什么，他不說，要求把他弄到司令部去。对問題拒不回答：他說，他只能

跟指揮官說話。看來筋疲力盡，不過也許是裝蒜。少尉命令……”

我欠起身來，從被底下伸出了腳，擦着眼睛，坐在床鋪上。瓦西里耶夫是個身體結實的、又高又大的小伙子，此刻站在我的面前，從他那件黑色的、全都濕透的軍雨衣斗篷上不住地往下擰著水。

彈筒點燃了，照亮了這間寬敞的地窖，——在緊靠門口的地方，我看見一個削瘦的小男孩，約摸十一歲光景，凍得全身發青，不住發抖；他穿著一身濕透的衣褲，全都緊貼在身上；一雙赤腳直到腳踝上全是泥；他那發抖的樣子使我感到震驚。

“站到火爐跟前來！”我吩咐他，“你是什么人？”

他走到跟前，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用一種十分警惕的、凝視的目光仔細地看著我。這是一張顴骨突出的臉，由於皮膚上摻滿了泥變成了黑灰色。水淋淋的、說不上什麼顏色的頭髮一縷一縷地垂下來。從他的目光中，從他那疲憊不堪的、發青的嘴唇閉得緊緊的臉上的表情中，可以感覺到一種內心的緊張，我覺得還有不信任和不友好的情緒。

“你是什么人？”我又問了一句。

“讓他出去，”小男孩的目光向瓦西里耶夫拋了一眼，用微弱的聲音上下牙直打顫地勉強迸出來這句話。

“去拿些劈柴，在上面等候！”我吩咐瓦西里耶夫。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想在這暖和的地窖里多待一會兒，他不慌不忙地整了整燒著的木头，然後給爐子填滿了

短短的劈柴，仍然是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我这时穿上了长靴，用期待的目光望了小男孩一眼。

“喂，干嘛不說話？你从哪儿来？”

“我是邦达列夫，”他低声地說，用那样一种腔調，仿佛他的姓可以向我說明些什么，或者是，完全可以說明一切。“立刻通知司令部，通知‘51’号，說我在这儿。”

“你想得倒不錯！”我忍不住要笑，“那么以后呢？”

“以后与您无关，他們自己会安排的。”

“‘他們’是誰？通知哪个司令部？‘51号’号是什么人？”

“通知軍司令部。”

“那‘51’号又是什么人？”

他沉默不語。

“你要哪个軍司令部？”

“战地邮箱B—U—49550……”

他准确无誤地說出我軍司令部战地邮箱的號碼。我不再笑了，我惊奇地望着他，想尽力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那件滿是污泥的腓衬衫一直长到大腿跟，一条瘦窄的短褲子，說得正确点，就是条小內褲；他身上穿的都是一些旧的粗麻布衣，据我判断，是在乡村縫制的，好像是家庭手工织的麻布衣服；可他的发音很正确，把无重音的O讀得很准确，基本上就像是莫斯科人和白俄罗斯人說話的口音一样；根据他的口音来判断，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

他站在我面前，緊鎖雙眉，戒備而疏遠地望着我，輕輕地用鼻子吸着氣，全身顫慄着。

“把身上所有東西全脫下來。快点！”我命令他，同時遞給他一條已經不太新的花格毛巾。

他脫下襯衣，露出那瘦骨嶙峋滿是黑泥的身體，上面盡是條條的肋骨。他猶豫不決地望了毛巾一眼。

“拿着，拿着，毛巾也不干淨。”

他便擦起了前胸、后背、雙手。

“把褲子也脫掉！”我命令他，“怎麼，還害臊？”

他還是默默不語地，解了半天那亂七八糟結在一起的大疙瘩，很吃力地解開了給他當褲帶用的布條，脫下了內褲。他簡直還完全是個孩子，肩膀窄窄的、腿和胳膊都細細的，看他的樣子，頂多十歲——十一歲。雖然從他那張陰郁的、根本不像孩子似地全神貫注的臉，從他那突出的前額上的皺紋看來，也許認為他有十三歲了。他抓起了襯衫和內褲，扔到了靠門口的屋角。

“誰給你弄干呀？叔叔嗎？”我很感興趣地問道。

“都會給我帶來的。”

“原來是這樣，”我感到懷疑。“可你的衣服在哪儿呢？”

他避不作答。我剛想再問問，他的證件在哪儿，但是轉念一想，他還太小，還不夠資格拿證件。

我從床鋪底下拿出傳令兵的一件舊棉袄——他現在正待在醫療站。小孩子站在火爐旁背對我——在他那兩個高高突起的肩胛骨之間，有一顆很大的、有十五個戈比那

样大的黑胎痣。再往上一点，在他右肩胛骨的上面，在一片紫紅色的伤痕之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伤疤，据我判断，这是子弹打的伤疤。

“你这是什么？”

他从肩头上望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没說。

“我問你，你背上那是什么？”我提高了声音問道，同时把棉袄递給他。

“这与您无关。您用不着对我喊！”他用一种不痛快的神情，有点凶狠狠地閃着那双像小猫一样的綠眼睛回答我，然而却把棉袄接了过去。“您的事是去报告，我在这儿。其他的事就与您无关了。”

“你別教訓我！”我也給激怒了，对他喊道：“你不想想你現在在哪，你該怎么办。你的姓对我說明不了什么。你要是不对我解释清楚，你是誰，从哪儿来，怎么会落到河里的，那我就一根手指头也不会动電話的。”

“您要負責！”他显然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說。

“你用不着吓唬我——你还是个毛孩子！跟我玩規避回答問題的把戏可办不到！痛痛快快說：你从哪儿来？”

他把那件几乎长到脚踝的棉袄裹在身上，把脸扭到一边，沉默不語。

“你要是不說，你是誰，从哪儿来，你就得一直留在这儿，一昼夜、三昼夜、五昼夜，我哪儿也不給你去通知！”我坚决地說。

他冷冷地、带着敌意地看了我一眼，把脸轉过去，不

說話。

“你说不說？”

“您应当立即就向司令部‘51’号报告，說我在这里，”他固执地重复着。

“我对你没有什么应当的，”我生气地說“你不告訴我你是誰，从哪儿来之前，我什么也不做。你要好好記住！……‘51’号是誰？”

他不說話，紧皺着眉头，凝視着。

“你从哪儿来？……”我忍不住又問道。“你要是想让我去报告，就赶快說！”

经过連續的停頓——紧张的思考——之后，他从牙縫里勉强挤出一句話：

“从对岸来。”

“从对岸？”我不相信，“那你怎么会到这里？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从对岸来的？”

“我不证明。我再也不說了。您敢审問我——您要負責！在电话里对誰也別說。我从对岸来只有‘51’号知道。您应当立即向他报告：邦达列夫在我这里。就完了。他們会来找我的！”他用一种想令人相信的声調喊起来。

“也許你总会說明，你是誰，誰会来找你？”

他沉默着。

我打量他一会儿，便考虑起来。他的姓根本不能向我說明些什么。也許，在軍司令部有人知道他？在战争期間我已经慣于对什么事都不大惊小怪了。

他的臉色看來很可憐，疲倦不堪，但他仍舊滿不在乎地堅持着，他和我說話的聲調是自信的、甚至是威風凜凜的！他不是請求，而是要求。他的臉色抑鬱，露出那種孩子所不應有的凝神貫注和警覺的神情，給人一種十分奇怪的印像，他肯定地說他是從對岸來的，我認為這顯然是撒謊。

當然，我不準備直接向軍司令部報告關於他的情況，但是向團部報告却是我的職責。我想，他們會把他弄到那里，自己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我還可以再睡兩個多鐘頭，然後再去檢查警戒情況。

我搖了搖電話機的搖把，拿起話筒，要求接團指揮部。

“我是‘3’號”我聽見指揮部的團長馬斯洛夫大尉的聲音。

“大尉同志，‘8’號向你報告。我這兒有個邦達列夫。邦—達—列夫！他要求，向‘伏爾加’報告他的情況。”

“邦達列夫？……”馬斯洛夫驚奇地打斷了我“哪個邦達列夫？是那個作戰部的少校，來檢查的嗎？他怎麼會到你那兒的？”馬斯洛夫提出了一串問題，我覺得，聲音里充滿了不安。

“不是，哪兒來什麼檢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誰，他不說話。他要求我向‘伏爾加’‘51’號報告，說他在我這兒。”

“那‘51’號又是誰？”

“我想，您總知道。”

“我們沒有軍代號。只有營代號。他是什么職務，這個

邦达列夫，什么軍銜？”

“他沒有軍銜，”我不由得笑了，“这是个孩子，您懂嗎？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孩子……”

“怎么，你笑了？……你拿誰开心啊？！”馬斯洛夫对着話筒吼道，“是演馬戏？！我要給你看个孩子！我要向少校报告！你怎么，是喝多了，还是沒事干了？我要把你……”

“大尉同志！”我喊道，被这事情的突然轉变搞得很窘
“大尉同志，我向你保证，这是个孩子！我以為，您知道他……”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馬斯洛夫暴躁地說，“你尽弄些鸡毛蒜皮的事来麻煩我！我可不是你的孩子！我的事把我搞得头晕脑脹，可你……”

“所以我想……”

“你不用想！”

“是！……大尉同志，把他怎么办？把这个孩子？”

“怎么办？……他怎么会到你哪儿的？”

“警卫队在岸边抓到他的。”

“他怎么会到岸边去的？”

“我想……”我停頓了一下“他說，是从那一面来的。”

“‘他說’”馬斯洛夫滑稽地模仿着說，“是坐地毯飞机来的？他在跟你胡扯，可你却豎起耳朵听着，倒相信他。派个哨兵看着他！”他命令。

“您对他說，如果他大喊大叫，不立刻向‘51’号报告的話，”男孩子突然坚决而大声地說“他要負責！……”

但是馬斯洛夫已經放下了話筒。我也把話筒放在電話机上，心里惱恨着這個小孩子，更惱恨着馬斯洛夫。

問題在於，我僅僅是暫時代替營長的職務，而大家都知道，我是“暫時的”。何況，我只有二十一歲，自然，大家對待我就和對待其他指揮官不一樣了。如果說團長和他的副團長盡量不顯露這一點的話，那麼馬斯洛夫——順便一提，他是我們的團長中最年青的一位——便毫不掩飾，認為我是個孩子，並且就用對待孩子的態度來對待我，雖然我從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個月便參加作戰了，受過傷，也得過獎。

顯然，馬斯洛夫是不敢用這種聲調和第一營或第三營的營長這樣說話的……可是對我……不等听完，也不好好分析一下，便大喊大叫起來……我確信，馬斯洛夫是不對的。不過我對小孩子都懷着幸災樂禍的心情說：

“你要求，我去報告你的事——我報告了！可是命令你待在地窖里”我撒了謊，“還派警衛隊看守着，滿意了嗎？”

“我說讓您向軍司令部‘51’號報告，可您往哪儿打的電話？”

“你‘說過’！……可我不能親自向軍司令部打電話。”

“那就讓我來打，”他從棉祆裏頭立刻伸出了一隻手，抓住了話筒。

“你敢！……你給誰打電話？軍司令部里你認識誰？”

他沉默着，然而手裏的話筒卻沒有放下，抑鬱地說：
“格里亞茲諾夫中校。”

格里亞茲諾夫是軍偵察部部长，我不仅听別人說才知道他，而且我自己也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他的？”

沉默。

“軍司令部里你还认识誰？”

又是沉默，皺着眉迅速瞥了一眼，从牙縫里迸出一句，

“霍林大尉。”

霍林大尉是軍司令部偵察部的軍官，我也认识他。

“你怎么认识他們的？”

“立即告訴格里亞茲諾夫，我在这里，”男孩子不回答我，这样要求着，“或者让我来打！”

我从他手里夺下来話筒，又考虑了半分钟，下定决心，搖起了搖把，我又和馬斯洛夫接上线了。

“‘8’号麻煩您。大尉同志，請您听我說，”我語气坚决，尽力压着激动。“还是关于邦达列夫的事。他认识格里亞茲諾夫中校和霍林大尉。”

“他怎么认识他們的？”馬斯洛夫問，声音听来很疲倦。

“他不說。我认为需要把他的事向格里亞茲諾夫中校报告。”

“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你就报告吧，”馬斯洛夫有些漠不关心地說“你总认为任何小事都要麻煩首长。我个人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去惊动司令部，何况是深更半夜的。不庄重！”

“那么請允許我打电话？”

“我什么也不允許你，你別把我也搞進去……不過，你可以給杜納耶夫打電話。我剛才還跟他談過話，他還沒有睡。”

我接通了少校杜納耶夫的電話，他是師偵察部部長，告訴他邦達列夫在我這兒，並要求立即向格里亞茲諾夫中校報告他的情況……

“明白了，”杜納耶夫打斷我的話，“你等着，我去報告。”

過了兩分鐘，响起了一陣刺耳的、迫不及待似的電話鈴聲。

“‘8’號嗎？請與‘伏爾加’說話”電話員說。

“加里采夫嗎？……你好，加里采夫！”我听出了格里亞茲諾夫中校那低沉的、稍稍有點粗的聲音；我不能听不出他來：格里亞茲諾夫在夏天之前是我們師的偵察部部長，那時我是通信聯絡軍官，經常與他碰面。“邦達列夫在你那兒？”

“在這里，中校同志！”

“好樣的！”我沒有立刻弄懂，這句贊語是對誰說的，對我，還是對小孩子？“仔細听着：讓地窖里所有的人出去，別讓他們看見他，也別跟他糾纏不休。不要對他問長問短，也不要議論他！懂嗎？代我向他問好。霍林會去接他，我想，過三個鐘頭他就會到你那里了。現在給他創造一切條件：對他的態度盡量客氣一點，有禮貌些，他是個有怪脾氣的小傢伙。首先給他幾張紙、墨水或鉛筆。他寫出來的東西，裝進公文里，派一個可靠的人立即送到團部。

我再命令他們，立刻送到我这里。給他創造一切条件，就是別跟他說話找麻煩。給他准备热水洗洗，让他飽吃一頓，再让他睡一觉。这是我們的小伙子。懂嗎？”

“遵命！”我說，虽然有好些地方我并没搞清楚。

“你想吃点嗎？”我先問他。

“待会儿，”男孩子連眼也沒抬，低声說。

于是我把一张紙、信封、钢笔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打开了墨水瓶，然后，走出地窖，吩咐瓦西里耶夫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然后轉回来，把門上了鎖。

男孩子坐在板凳的一角上，背对着烧得通紅的炉子；他在那用別針別住的口袋里掏出一块髒手帕，把它展开来，倒在桌子上，里面都是小麦粒和黑麦粒、向日葵子和針叶子——松树和樅树子，他把它們分成一堆一堆的。然后全神貫注地数了数每堆有多少，把它們写到了紙上。

当我走近桌子时，他赶快把紙翻过来，用一种不愉快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不看，我不看，”我赶快保证。

給营指揮部接通了電話，我命令立刻烧两桶热水，把它和一只大铁鍋一起送到地窖来。我觉得那个在話筒里重复着我的命令的中士的声音里帶有几分惊奇。我对他說，我要洗澡，可是此时正是深更半夜，可能他也像馬斯洛夫一样，以为我不是喝多了酒，便是无事可干。我也命令察里夫內——五連的一个机灵的战士——准备着到团指揮部去联系。